

安丘市出土清代《铭德记功碑》考释

裴一璞

2013年,笔者在山东省安丘市留山考察“石墙围子”遗址时,在山顶寻访到碑刻一通,名《铭德记功碑》。碑高1.87米,宽0.76米、厚0.25米,原被埋于地下,近年来始被发现,重立遗址旁。因石碑保存完好,字迹清晰可辨,成为遗址内最为完整的珍贵石刻。遗址荒芜已久,故石碑少为外界所知,至今未有深入研究。今试对碑文重加辑录,并对碑文反映的事件及文献史料价值进行考释,以就正于方家。

一、碑文

《铭德记功碑》刻于清同治四年(1865),主要内容为安丘留山民众在致仕官员、本籍士绅李湘棻等人率领下抗击捻军侵扰,依山筑墙,护卫乡里的事迹。碑文上端镌刻“铭德记功”四字,正文分95行、17列,共591字。迻录如下:

铭德记功

国家至治蒸上,息养兵革,迄于今二百余年矣。乃辛丑岁杪,英夷犯粤,简帅徂征,云舫李公与其职焉。云翁素有经济,谙兵略,故所往辄奏肤功。一岁三迁,历官漕督。其堂侄尹亭先生,是时主政秋曹,精于吏治,声振邦中。壬子,乞养归田,屡征不起。越辛酉春,南捻扰及东境,遭荼毒者,吾邑尤甚。适云翁引退家居,爰备器械,固守留山,而邑西幸赖保全。夫居高临深,避兵之称为上策者也。贼退后,云翁乃以倦勤之故,委任尹亭先生,遂相厥地势,鸠工筑垣,蜿蜒十馀里,若石城之状。不数旬,工已告竣,御敌之策,靡不周备。延至中秋,贼复来扰。远近邻里,扶老携幼,聚集如此,咸恃以为无恐。而先生规度严肃,与赞襄诸君子,明礼义,讲亲睦,罔不帖然服从。历九月初旬,贼又蜂拥而至。于时,众怀义愤,意欲决战。而先生曰:“嘻!贼可击也,而未可以轻。吾辈祇宜保身家,惜性命,诛贼数百人,不足释吾恨;伤吾一二人,愈以滋吾忧。”其慎重之意,与慈惠之心,蔼蔼溢于言表,虽古名将,何以加焉!嗣是贼履我境,莫敢仰视,而数万生灵,安全无恙。此固先生之德化所致,亦可见云翁知人善任之深衷矣。未几,云翁遽捐

馆舍,先生亦因瘁染疾,中年谢世。扰攘之际,靡所适从。乃以先生仲兄虞臣总理诸务,井井有条,众咸悦服;又兼云翁长君小舫,从戎十馀年,智勇兼备,更运筹以佐之,殆所谓后先辉映者欤?呜呼!云翁以词部掇戎行,勋业烂如,光昭史册,信足传矣!如先生者,向使命受朝廷,利安社稷,其丰功盛烈,岂不足铭彝鼎而被弦歌?乃遭遇时变,以大材而仅小试,固先生之不幸,而乡邑之受其庇荫者,究何有穷期哉!兹为勒石于山,俾后之览者咸慕尹亭先生之德,而先生之名,亦如兹山而并永矣!故略陈事实,以仿夫岷山遗碑之意云尔。

云舫讳湘棻

尹亭讳莘遇

虞臣印廷遇 优廩贡生、江南知县

小舫印麟遇 恩监生、直隶即补道

貤封文林郎、四川知县、优廩生朱凤翰 撰文

例授修职郎、即选教谕、副贡生孙垣霭 书丹

赞襄山务:郑廷翔、马宛超、聂若海、郑中道、李宗德、李咸中、李荀、李华祝、王崇章、李崧遇、曹松龄、李仁镜、朱凤翰、曹芑丰、李纯福、王登元、李华春、李鸿锡、李鸿举、李德澍、李端遇

匠工 李明

同治四年岁次乙丑六月十三日 立石

二、碑主生平及碑文事件解读

《铭德记功碑》涉及主要人物有李湘棻、李莘遇、李廷遇、李麟遇四位,四人关系为父子、叔侄、兄弟。关于诸人的生平事迹,因史料记载详略差距较大,以李湘棻最为详尽。据民国《续安丘新志》有李湘棻传记^①,新修《安丘县志》则予增补,入“人物传”：“李湘棻(1798-1866),号云舫,夏坡乡夏坡村人。二十岁乡试得副榜,后在辛庄子教义学,边教边学,攻读三年,第二次乡试中举人。1832年(道光十二年)中进士,钦典翰林院庶吉士,后授户部主事,升员外郎。1841年(道光二十一年),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寻衅扰乱,李湘棻随从参赞大臣隆文赴粤处理有关事宜。因襄赞军机和参战有功,奖以知府衔,并赏戴花翎。授湖北勋阳府知府,旋改为宁国府知府。后升任太常少卿,会同总督麟庆办理淮安、扬州一带防务,亲自带兵防堵江北。1842年(道光二十二年),代理漕运总督时,为防外国侵犯,先后三次奏陈大江南北的防务部署。道光帝阅其奏折后,一夜三传入宫,甚赞其议,实授漕运总督,兼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。1844年(道光二十四年)春,湘棻回乡料理母丧,被御史袁甲三参奏,以贻误国事被罢

^①(民国)马步元:《续安丘新志》卷一七《事功传·李湘棻传》,台湾成文出版社,1968年,第212页。

职。1853年(咸丰三年),起用他帮办团练,赏还原漕运总督衔。1854年(咸丰四年)二月,因防御太平军不力,又因单衔由驿奏事不合章程,清廷再次予以罢职,遣送边疆服苦役。僧格林沁亲王竭力保奏,准暂留其营,经营日照合山矿务。1858年(咸丰八年),调赴天津,因增修炮台,加强海防,以御英、法侵略有功,赏四品顶戴,赏还花翎。1866年(同治四年),湘菜奉命回籍督办团练防御捻军,不久病卒。恩赏二品封典,诰授资政大夫。”^①

李莘遇,为李湘菜之侄、兄李湘茝之子:“李湘茝……子莘遇,字尹亭,道光丁酉拔贡生,刑部七品小京官,迁主事。咸丰辛酉,捻匪肆扰,莘遇在籍,率乡人筑堡于刘山,依以免难者数万人。”^②李麟遇为李湘菜长子:“李湘菜……子麟遇,字小舫,恩监生,官晋州知州,调景州,从忠亲王剿贼于连镇,充翼长。又奉调赴楚北军营,迭膺奖擢,免补知府,以道员归,直隶候补并加按察使衔。”^③李廷遇仅见于《铭德记功碑》,由“乃以先生仲兄虞臣总理诸务,井井有条,众咸悦服”来看,他是李莘遇的二兄。

《铭德记功碑》主要介绍了咸丰十年(1861)安丘西南民众在留山建造“石墙围子”抗击捻军侵扰的过程,故碑文所述内容与捻军在山东的行动相关联。咸丰六年(1856)初,豫、皖两省五州县众捻首领请张乐行赴安徽雒河集(今涡阳县城)会盟,建大汉国^④。捻军建立后,活动范围主要在淮河以北,以与太平军南北呼应。山东成为捻军活动的重点区域,“顾山东兖、沂、曹为西三府,频年备捻,民渐知兵,堡寨日多,野无庾积;东昌在黄河之北,武定海隅斥卤,非贼所心艳;济、泰二府大军所萃,不能任其蹂躏;惟青、莱、登为东三府,久未被兵,家给人足,户有盖藏,民情朴茂,兵倍久驰,贼中知之久矣,奸民每为贼向导,所遣间谍不下数十辈云。”^⑤安丘所在的青州府因地方富庶、人不知兵,屡次成为捻军侵扰的地方。

咸丰十年(1860),捻军尖子黄旗旗主张敏行等自淮北率四万徐众开往山东,“绵亘六十里,兵声火绝,数百里皆震。”^⑥消息很快传至安丘,同年“三月,知县陈用衡至,夏五月,谕士民团练,城内外共十徐团”。^⑦李湘菜等人大约此时得到兴办团练、集民自卫的命令。次年二月,捻军由戴庙、安山渡过大运河东岸,直插山东腹地。^⑧该月捻军行至安丘,攻破县城,官民被杀者众多:“春二月,

①安丘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安丘县志》,山东人民出版社,1992年,第663页。

②(民国)《续安丘新志》卷一七《事功传·李莘遇传》,第207页。

③(民国)《续安丘新志》卷一七《事功传·李麟遇传》,第213页。

④徐修宜:《捻军运动简史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3年,第18页。

⑤《山东军兴纪略·皖匪十》,转引自江地:《捻军史论丛》,北京人民出版社,1981年,第241页。

⑥郭豫明:《捻军起义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9年,第42页。

⑦(民国)《续安丘新志》卷一《总纪》,第22页。

⑧郭豫明:《捻军起义》,第43页。

捻匪陷城,时城垣久圯,议修未果,月之二十三日贼至,官民奔避,城遂不守。贼踪遍及四境,焚杀掳掠,越六日乃去。知县陈用衡遇害于雷家沟;把总石万魁拒贼于三山,死之;景芝县丞李辉卸印未去,亦死焉;绅民妇女殉难者各数千人……三月修城,时遭寇乱,故谋易集,四乡亦各起坞堡御贼。”^①故碑文所言“越辛酉春,南捻扰及东境,遭荼毒者吾邑尤甚”,亦可知留山团防的建立正在此时。八月捻军途经安丘留山,百姓奔入“石墙围子”避难。捻军在此遇阻,遂避开留山再攻县城,“八月捻匪再至,二十一日辰刻,贼至南登印台下窥城,城上发炮击之,始退。是夜,贼焚南关、西关,次日黎明遂北去。”九月,捻军由潍县再至安丘留山,碑文载“历九月初旬,贼又蜂拥而至”。一年之内,捻军三次侵扰留山,面对捻军的挑衅,李莘遇主张稳固坚守的策略,由碑文可知民众修建“石墙围子”的初衷仅限于自保。在留山民众抗击捻军中,石墙的防御功能得到充分发挥,数万生灵免遭屠炭。由碑文看,大约在捻军撤退后不久,李湘菜、李莘遇叔侄相继去世。因捻军仍在山东境内流动,留山民众遂共同推举李莘遇的二哥廷遇主持山务。李湘菜的长子李麟遇先前曾在忠亲王僧格林沁手下充当翼长,从军十余年,熟悉军务,前来辅佐。在李氏家族的率领下,留山“石墙围子”团防得以坚持下来。

三、碑刻文献史料价值

1. 弥补史书文献记载的不足,并可与相关史料互证

对安丘“石墙围子”的记载,民国《续安丘新志》仅仅提到:“旋值捻匪东扰,(李湘菜)回籍督办团练,质田募勇,乡人倚重之”;“咸丰辛酉,捻匪肆扰,莘遇在籍,率乡人筑堡于刘山,依以免难者数万人”。而《铭德记功德碑》不仅详细介绍了李氏办理团练、兴修石墙的过程;并且对民众凭借石墙抗击捻军侵扰的史实也一并做了介绍。另外,关于李湘菜等人的传记,《铭德记功德碑》亦可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。如史书并未提及李廷遇及李麟遇兄弟经办留山防务,相关记载仅见于该碑。对“石墙围子”的建筑格局,人员分工配置,史书也未提及,唯有碑文做了详细介绍。该碑在安丘所修的历届县志中均未提及,也不见于其他书籍记载。因此,它对于了解捻军在安丘的活动及民众抗捻的历史,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。

此外,《铭德记功德碑》还可用来与相关文献互证。如关于李湘菜为官的生涯,“乃辛丑岁杪,英夷犯粤,简帅徂征,云舫李公与其职焉”,可与《续安丘新志》中“辛丑,随参赞大臣隆文赴粤,襄戎幕”相印证。通过互证,可知“简帅”正是指隆文。隆文,“伊尔根觉罗氏,满洲正红旗人。道光中……偕奕山督师广东,意不相合,甫至,病,忧愤而卒,谥端毅。”^②可印证文隆确在中英鸦片战争期

①(民国)《续安丘新志》卷一《总纪》,第22页。

②(民国)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三七三《隆文传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1540页。

间赴粤处理防务。此外,在《清史稿》中载有李湘棻的三条记载:“(道光)二十二年,十二月辛巳,以李湘棻署漕运总督……二十三年春正月,壬子,命李湘棻会同耆英筹办江北善后事宜……九月甲午,命李湘棻以三品顶戴署漕运总督。”^①《续安丘新志》亦言李氏“特命署理漕运总督,寻实授”。可以确认李湘棻在留山举办团练,是以三品致仕官员的身份召集民众。同时亦可知李湘棻在隆文逝后,又跟随耆英筹办江北防务,“耆英,字介春,隶正蓝旗……(道光)二十二年正月,粤事急……调耆英广州将军,授钦差大臣,督办浙江洋务。”^②李湘棻以办理江防有功,实授三品漕运总督,碑文中“云翁素有经济,谙兵略,故所往辄奏肤功。一岁三迁,历官漕督”可与互证。对李湘棻的去世,地方志载“卒于家”。碑文言“云翁遽捐馆舍”,印证了方志的正确。对李麟遇的从军及官衔,地方志载“又奉调赴楚北军营,迭膺奖擢,免补知府,以道员归,直隶候补并加按察使衔”。碑文中“云翁长君小舫,从戎十馀年,智勇兼备”、“麟遇,恩监生、直隶即补道”亦可与之互证。

2. 为研究清代山东捻军史提供了重要史料

山东捻军史的研究,是研究全国捻军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,因为东捻军是在山东遭受重创后(由数万锐减至千馀)不久即在扬州覆灭,西捻军则完全是在山东境内被清军歼灭。但目前涉及山东捻军的史料多见于学者编著及地方志书中,如清人张曜的《山东军兴纪略》、民国《续安丘新志》等,而具有文献价值的实物资料则较为少见。《铭德记功碑》的记载可视为山东甚至全国地方民众应对捻军侵扰的一个缩影。从碑刻记载的民众扶老携幼躲避捻军的情况,可以窥探当时北方民众对捻军的态度。捻军没有斗争纲领和明确的政治目标,为获取更多生活资料才组织起来向外地“打粮”,这就决定他们的斗争矛头不是指向封建统治阶级,而是指向当地或外地的富户^③。捻军的斗争目标使他们很难得到北方民众的支持,长期孤军流动作战,最后难免失败。《铭德记功碑》生动记载了安丘西南民众在封建官绅的领导下,对捻军侵扰地方所怀有的敌视和畏惧之情。这种真实写照反映了当时捻军对地方的破坏以及民众的应对,对研究山东捻军史提供了地方舆情的重要参考。

作者工作单位: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

①(民国)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一九《宣宗纪三》,第689-691页。

②(民国)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三七〇《宗室耆英传》,第11505页。

③徐修宜:《捻军运动简史》,第404页。